

■ 乡 愁

看戏与演戏

沈东海/文

小时候，村里一遇上重大节日或有人做寿，就会请戏班来唱戏，戏要连着唱它几天几夜，才好。这样的日子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全村的男女老少就会恭候在村口，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来客。此时，没有谁的内心不充满着喜悦。

戏唱到最后，往往有人还嫌不够，只是，预定的钱不够了，咋办？那只能去村里凑份子。农村人对于别的或许还有点吝啬，但为了听戏，个个出手阔绰，这个五十，那个一百……全都签了名，细细地记在本子上。

我也爱戏文，虽然，小时候压根听不懂舞台上“咿咿呀呀”唱的是什么，但它好看、热闹，这就足够了。偶尔，我们几个小鬼头还会溜到后台，去看演员化妆。那时我才明白，舞台上英姿飒爽的男人，原来都是女儿身啊。



村子里唱戏场景 (顾玮 摄)

记忆中，除了在自己村里看戏，我们也去别村“睇戏文”（看戏）。记得一次去下陆村“睇戏文”，我们是一路走去的，等走到那儿，早已人山人海。几个胆大的，照例跑到后台去看演员化妆，而我和老姐傻傻地趴在戏台沿上，痴痴地看，一直看到日头快落山了，才记得回家。到现在，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流行曲目，如《何文秀·哭牌·算命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》……看的次数多了，还知道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，毕竟舞台边的小黑板上，常能看到这个剧团的名字。说出来不怕笑话，我一个大男人手头还珍藏着一张《何文秀·哭牌·算命》的录音磁带，算算已过去三十个年头了。

戏看多了，就想演戏。周末，老姐一招呼，一大堆人就来了。来的大多是我姐同村的同学和朋友，彼此熟悉，一到我家，都不用安排，就开始相互打扮。这个帮人描眉，那个往对方脸上抹胭脂。记得当时我家的小玩意还挺多的，五光十色的串珠就有十来串，还有地摊上买来的口红、胭脂、头巾什么的。

当时演的第一出戏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因老姐刚买了这出戏的磁带。几个装扮好的人，跟着录音机“咿咿呀呀”地表演起来。而我负责后勤保障工作，随叫随到，帮她们搬各种道具。让我“生气”的是，我这么卖力付出，她们却不让我演戏！她们觉得我年纪小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能演什么呢。气得我差点要挥舞双拳，大喊罢工。最后她们实在拿我没办法，只能给我安排了个没台词的配角，虽然只走了个过场，但也让我过了把戏瘾，心满意足。

除了演戏，我们还模仿电视连续剧来演，如那时热播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我们就跟着电视剧演了好几场。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断桥相会，可苦于无桥，场景失真。我灵机一动，将两把竹椅子背朝下躺倒，上架两块木板，让她们当断桥使。她们因此啧啧称赞，还给我多加了几场戏。

演出场面非常火爆，全村的小孩都来了，一个个踮起脚，趴在高高的窗台上，眼巴巴地朝里望。家里拥挤不堪，不宜再放人进来了。后来，一个有经济头脑的姐姐提议：卖票啊，一毛钱一个人。就这样，家里又被塞进了七八个人。

接下来，她们开了灯，用编织袋把窗户半封了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外面那些小屁孩胆大得不得了，有人爬上半人高的窗台，再踮起脚朝里张望。更有甚者，竟然叠人爬到门上方的玻璃窗处。为杜绝后患，只能将所有的门窗用编织袋封了。

屋里，演出已热火朝天，而被关在门外的人，开始气得嗷嗷叫，跺脚，围着屋子转……更有甚者，扬言再不开门就把玻璃窗给砸了。屋内的人听到后，从后门冲出，跑去前门要煞煞他们的锐气，毕竟我姐她们年纪要大上几岁……而我在窗边从编织袋缝中偷看动静的我，一时竟觉得这比演戏更好看、更跌宕起伏。

时间就这么一晃，很多年过去了。村子在变，人也在变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戏，更别提演戏了。

■ 家国天下 与时偕行②



中国化学工业社旧址影



方液仙

中国化工先驱方液仙——
从宁波走出的国货大王

李元甲 康京京 黄银凤

2013年，知名国货品牌“美加净”推出了一款老上海经典礼盒，引发了抢购热潮。在这款礼盒中，有一样“三星牙粉”，是百年前的“明星国货”，而它的创始人方液仙，在20世纪实业救国的浪潮中，以其独特的商业智慧和不屈的抗争精神，照亮了民族工业的夜空。

少年立志 以化工产业报国

1893年，方液仙在家族的期许中出生。方家祖籍浙江镇海，是宁波的望族，家族几代在宁波、上海等地经营钱庄、银楼等生意。

方液仙从小接受新式教育，在上海中西书院读书期间，对西方科学尤其是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拜著名的德籍化验师斐伯烈为师，进行系统学习，并在家中搭建实验室，刻苦钻研。这段求学经历，为他日后的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当时，洋货盛行，尤其是日本在中国办厂并倾销商品，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。方液仙暗下决心，要兴办民族工商业报效国家，以此对抗外国资本的侵略。

1912年，年仅19岁的方液仙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（后文简称“中化社”）。刚起步时工厂规模不大，设备简陋，工人不多。最早生产的“三星”牌牙粉、雪花膏等日化用品，因产品知名度低导致销路不畅，几年间本钱被亏空干净。

方液仙的父亲看不到前景，停止了对他的投资。面对困境，方液仙说：“古往今来，凡成就大业者，绝无不先作牺牲者。”凭着这份信念，他得到了舅父李云书的资金支持，母亲也拿出私房钱资助他。但之后几年，中化社仍然未能盈利，再次陷入资金困境。方液仙无奈地感慨：“我们的产品是香的，生意却是臭的！”

正当他苦苦支撑之际，转机出现了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“抵制日货，提倡国货”口号响彻中国，全国上下掀起抵制洋货的热潮，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契机。因为产品质量不输洋货，中化社的产品供不应求，市场销路就此打开。方液仙的叔父、上海钱业巨子方季扬见势而动，促成企业改组为股份两合公司（即由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股东合办的公司），中化社的经营步入正轨。

创新图强 以国货品牌强国

在宁波帮博物馆“经世济民”大展的展厅中，有一张中化社厂房的黑白照片。今天看起来很普通的厂房，在当年却来之不易，背后是一场场斗智斗勇的“国货商战”。

把握住市场脉搏之后，1920年，方液仙在上海创办中化社第一厂，生产牙粉、香膏、香水等50多种日化产品。

此时的国际市场上，新产品牙膏代替了牙粉。方液仙抓住商机，大胆创新，他学习美国“丝带”牌牙膏的技术，改进工艺流程。1923年，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代牙膏——“三星”牌牙膏。这款产品定价仅为洋品牌的三分之一，品质上乘，很快在上海和各地市场热销，当年便为企业创造12万元利润。至20世纪30年代，“三星”牌牙膏已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，成为中化社最稳定的收入来源。

方液仙并没有就此止步，他还有更大的“国货

梦”。1923年，中化社又开设了第二厂。当时，他的同门师兄吴蕴初建立了天厨味精制造厂并推出“佛手”牌味精，方液仙也推出了“味生”牌味精和“观音”牌调味粉。之后，师兄二人携手，用国产味精打破了日本“味之素”的市场垄断，并逐步将其挤出了中国市场，成为国货自强的一段佳话。

展厅中，还有一个制作精美的“三星”牌蚊香搪瓷盘，深蓝色的搪瓷盘上，三颗星寓意中国文化中的“福禄寿”。小小的蚊香，也是方液仙“国货强国”的积极实践成果。

当时，日本“野猪”牌蚊香独霸中国市场，并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。方液仙派人赴日学习，掌握了机械盘型蚊香技术。1928年，中化社开办第三厂，推出“三星”牌蚊香。同时，他组织人员在江浙等地试种除虫菊获得成功，彻底解决了原料依赖进口的问题，不再被日商“卡脖子”。凭借产品的物美价廉，经过数年的竞争，“三星”牌蚊香取得了国内市场的领导地位。

方液仙的商业智慧在营销和经营策略上也得到充分体现。他开创性地设立专门广告科，每年拨付专款用于广告宣传。从在《申报》上投放广告，到创意十足的奖券促销，再到投资拍摄电影《三星伴月》，营销手段令同行叹服。

方液仙又兴建了几个直接为中化社服务的工厂，形成从原材料到制成品基本自给的工业制造“一条龙”体系，使中化社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日用化工联合企业，产品远销海外，方液仙也成为日用化学领域国货产品强有力的倡导者和推动者。

家国情怀 以赤诚之身殉国

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有一份烈士名录，作为唯一出现在这份名录中的商人，方液仙的名字和其他为国捐躯的战士们并列，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赤诚殉国的壮丽诗篇。

方液仙不仅是成功的民族企业家，更是坚定的爱国志士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他将厂区改建为伤兵医院，全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。

同时，方液仙联合三友实业社、中华珐琅厂等九大厂商举办“国货临时联合商场”。次年又成立中国国货公司，由方液仙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。1937年5月，方液仙联合多位爱国实业家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，并在南京、汉口等地设立分公司，在全国构建起销售网络，推动国货运动。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方液仙再度出资设立大规模医院，救护伤员。并积极支持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爱国进步团体“益友社”，为其提供诸多便利。

国货运动使日本在华财团的利益受到重创，方液仙成了日本侵略者的“眼中钉”。日伪方面在多次寻衅滋事、威胁恐吓不成后，又通过高官厚禄反复拉拢方液仙，但他始终坚贞不屈。1940年7月，方液仙遭日伪特务诱骗绑架。几天后不幸遇害，为国捐躯，年仅47岁。

方液仙的离去，给中化社带来重创，但他开创的事业并未随之消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化社发展为现代化企业，“美加净”“中华”“白玉”等品牌延续着这位企业先驱的产业梦想。

在商海沉浮中，方液仙被誉为“中国化工业大王”“国货大王”。他的商业征途，是一场商场上的较量，是一场“国货抗战”的战役，更是一次民族自尊心的觉醒。今天，当我们重温方液仙的故事，从自主创新到品牌打造，从实业报国到慷慨捐躯，都能感受到一个时代“脊梁”的家国情怀。方液仙的精神，永远是激励后人的一座丰碑。

照片由宁波博物院（宁波帮博物馆）提供



中国国货公司包装纸



“三星”牌蚊香搪瓷盘

“三星”牌牙粉铁盒

■ 道老古

闲步看景
繁花似锦

蔡体霓

旧话重提。《繁花》的作者金宇澄是来过镇海的，他当时在新落成的镇海图书馆举办过一个关于《繁花》写作过程的讲座。会后，我们多人与他一同用午餐，于是我和金宇澄先生相互间回了沪上的住处。我说在“上海老街”牌楼旁的老宅将要动迁了，又聊了一些上海昔日往事。

后来，看到电视剧《繁花》里提到黄河路，它位于南京西路国际饭店旁，此路曾用名派克路，路口不宽，却有两处很有名气的所在。一处是长江剧场，旧时称“卡尔登”大戏院；另一处是功德林素食菜馆。四十多年前，我曾在功德林荷花厅吃过素什锦。长江剧场内，单是那墙上的浮雕花饰，就有年代久远之感。



《繁花》中的黄河路

与黄河路相隔不远，有一条宁波路，此路名已有160年历史了，它在南京东路的北面，中间隔了一条天津路，宁波路的北面，则是厦门路。徜徉在南京东路上的同乡前辈始创的名牌店号有好几家。在“蔡同德堂”的东面有家“邵万生”南货店。略说这店号的来历，清咸丰二年，即1852年，宁波三北地区有一个名唤“邵六码头”的渔民来到上海，先在虹口黄浦江码头一带摆摊，取名“邵万兴”，制作并售卖糟醉食品。发迹后，立足寸土寸金之地南京路，同治九年，也就是1870年，店更名为“邵万生南货号”。

另一家三阳南货店，于1870年创立，是南京路上唯一既沿用老店号又没有迁过址的百年老店。追根溯源，此店是由宁波甬东塘唐姓老板开设的。旧时上海市民习惯去三阳办年货，讨个“三阳开泰”的口彩。店里其中一种食品盒上印有“海派风味，为宁而来”几个字，可慰乡愁。

我们宁波的方言情景剧，多用街名作为剧名，剧中人叫着“阿姆，阿姆”，很有时代印记。多年前，在冬日和煦的午后，我喜欢在甬城老街区里闲逛，悠然走过一些街巷。看那些街名，如老实、君子、源和、天德，还有江北岸那里的扬善路等，就晓得这是一座厚厚典雅的古城。再如天一、念书、大书院这些街名，仿佛含着墨香。

百丈街那里有黄栀花巷、荷花庄，还有梅花、紫薇、银杏、桂芳、芝兰等宁波街巷名，犹如四季花卉盛开。过去我还经常路过槐树路、柳丁街，这些路名多有历史感。

想起上班的时候，骑车经过七塔寺附近的糕团店，看到糯米糍，金黄色的表面沾满了细白糖粉，我就买上两只，到手还是热的。休息日，与妻儿从乡下到市区，走过老江桥，桥头处有点心店，我们就进去吃碗小馄饨。坐在木头的圆台面边，小馄饨的汤是淡淡的酱色，飘着猪油的香气，汤面上飘着少许的葱花，那味道，至今还想着起来。鼓楼附近曾经有家素菜馆，店名叫“同兴馆”。店里的“糟糖小排”是用鲜藕切成小排骨形状，经油炸烹煮而成，酱汁稠而酸甜，外韧里脆。

过去，偶尔会在开明街上的影院里看场电影，散了场，就到旁边的“缸鸭狗”吃碗豆沙圆子，这圆子甜得不过分。台子边是大玻璃窗，街上车水马龙，街边有几家烟纸店，小货架上摆着“帆船牌”线团、“童车牌”火柴，还有“固本牌”肥皂。再朝里走上一段路，就到城隍庙了，一进门，就见大殿中间摆着各式各样的小吃摊，四周围了长桌长凳。面朝灶台，背后是行人，冬日里，一团团热气散发开来。我看到其中一个大铁锅里有煮熟的田螺，就不肯离开了。